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四十六
至五十一



13
849
305



43
849
30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六

失禮

奢侈

厚葬

失禮

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可使顛沛而求不可斯須而去仲尼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矧乎吉凶威儀之盛酬酢升降之繁享

宴賓介之容贊弊違豆之數過與不及皆為失也苟有失之譏誚及焉

鄭公子忽以魯隱公八年四月甲辰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原壤孔子之故人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

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

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世夫子為弗聞也

者而遇之伴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

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其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

小歛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飾冠

素委子游曰知禮之

國昭子為齊大夫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

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

人東鄉夾羨道為位曰噫母噫不寤之聲曰我喪也

斯沾斯蓋也沾讀規規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爾專

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同也婦人從男子皆西

鄉也非也

孫叔子柳魯人其父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

仲皮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為齊衰字也繆

謂為不摻垂之摻經妻為舅姑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非也

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縛衰小功之屢而四升

衍益皮之弟請縛衰而環經半之衰環經手服之經

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曰昔

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衍荅子柳也姑姊

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姊在室齊衰與婦

為舅姑同末無也言退使其妻縛衰而環經婦以諸

無禁我欲其言行侯之大

夫為天子之衰而服之經服其舅非

漢翟方進為丞相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

修飾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

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

改為嘗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

七日方進以為人臣故云不敢踰制

奢劉頌為光祿大夫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

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

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

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

不劾

謝安為太保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

登台輔暮喪不廢音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

之遂以成俗

謝琰安子也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嘗

侍遭母憂朝廷疑其墓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允婦
宣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
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
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
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
葬議者譏之

宋張暢爲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出爲會稽太守暢愛
弟子輯及暢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後魏甄琛字思伯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
禮法自居後終於侍中贈司徒

孫紹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老矣
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高肇爲司徒父兄封賜雖久竟不改瘞孝莊延昌三
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其兄子猛改服詣代
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晒而不責也

隋鄭譯爲上柱國沛國公有罪除名後徵見復其勳
爵高祖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穎戲謂譯曰
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帝大笑

唐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珪性簡傲薄於自奉

准令三品已上並立私廟四時享祀焉珪通貴漸久獨祭於寢下同庶人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其營造以愧其心珪職在秩宗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呂譔乾元二年爲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起復本官又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使有司送戟至其宅旣安之或曰此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譔遂權釋慘衣吉服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李晟爲太尉貞元六年晟妾杜氏贈鄭國夫人初晟無正室側室王氏特封晉國夫人王氏無子而杜氏生子愿有詔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追贈之詔云晟亡妻杜氏而晟實爲之服總議者以爲准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總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後之後王氏卒晟奏給鹵簿又謂亡妻王氏亦服總而已名實服紀俱爽頗爲當時所誚

李齊運貞元中爲禮部尚書以妾衛氏爲正室齊運冕服以備其禮時人鄙之

王紹爲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繇爲廣陵王順宗時詔下將冊爲皇太子數日而王紹上陳請改

其名時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柰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皇太子豈為以禮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是時韋貫之為監察御史名與上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宜改名贗克皇太子侍讀賢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宰相溺於風俗以為細事而不正之典章寢失北方前代難矣

杜祐為淮陽節度使喪妻昇嬖妾李氏為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段文昌西河人家于荊州長慶初為西川節度後為河南節度文昌於荊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淨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後即以音樂歌舞繼之如事生者縉紳晒焉

後唐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從璋奏臣母亡請准式假仍請定服制從璋帝從子今屬籍如皇子而請為母服失禮也禮寺知其不可無所上聞而止

奢侈

禮與其奢大聖誨乎寧儉富不期侈前哲戒乎自至
 是知滿則招損欲敗乃度故以奢為不遜侈為大惡
 若乃營耳目之玩尚輿服之飾紛華之靡務在於宣
 驕泰逸之心唯矜於處樂以敗禮而為德豈制義以
 存誠至於力敝取亡體汰速戾且莫知其紀極亦唯
 日而不足是以楊子規其鬼瞰老氏謂之盜誇唯夫
 行之以衷約之以禮庶可保其中吉免彼惡終者矣
 慶封齊大夫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智伯晉大夫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
 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

筆事君志有之曰嵩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

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宮成三年而智

氏亡

漢史丹大司馬車騎將軍丹之子為左將軍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重直用也賞賜累

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

極滋味聲色之樂

陳咸為冀州刺史歷楚內史北海東郡南陽太守所

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玉食言美食如

也

後漢馬融爲議郎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魏何夔爲太子太傅遷太僕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李勝爲議郎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入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

吳甘寧巴郡臨江人也爲蜀郡丞棄官歸家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嘗以繒錦雜身去或割棄以示吝也

晉任愷武帝時爲吏部尚書奉車都尉旣爲賈充所搆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

夏侯湛爲散騎嘗侍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

石崇爲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寵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糝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枝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泔蓋嘗與愷出游爭入雒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預作熟以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爾非泔蓋是擣韭

根雜以麥苗爾牛奔遲良田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偏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崇以奢豪於物厠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後崇既誅有司簿開崇水碓三十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宋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子襲封康樂公爲瑯琊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阮佃夫爲黃門侍郎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

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效法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道次便辦類皆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南齊到搗宋護軍彥之之孫襲封建昌公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

茹法亮爲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園所不能及

呂文度爲外監專兵權既見委用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

陳休尚顯達之子也爲侍中鎮軍將軍家旣豪富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卽鳥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陳集舍顯達知此不悅及休尚爲郢府王簿過九江別拜顯

連日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計汝
不須捉此遂自即取於前燒除之

梁朱异自員外嘗侍累遷侍中异及諸子自潮溝列
宅至青溪其中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
所饋財貨充積性恡嗇未嘗散施

陳孫瑒爲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失
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前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
賓客填門軒蓋不絕

後魏李世哲尚書左僕射崇之長子性輕率供奉家
侈

王超爲并州治中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
之味

隋樊略爲司農卿性頗奢侈每食必方丈水陸必備
虞孝仁爲都水丞伐遼之役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
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唐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元和中受代至京師憲宗
聞其理第過後薄之拜光祿卿傳正精悍有力好古
自飾及爲廉察頗事奢侈

韋陟爲吏部侍郎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闈列
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童奴勢

侔於王家陟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

潘孟陽為戶部侍郎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遊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

晉史珪為樞密院學士日兩使故鄉而金裝煥赫衛其極餘有識無不哂之

厚葬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禮

日棺周於衣衣周於椁所以表藏掩之義思不毀之道也乃知舉稱其財斯為之禮至於後世因其侈心被以珠玉送以輿馬蓋極工巧殫竭財力故仲尼與猶父之歎華元貽不臣之譏良有以乎

齊桓公墓有水銀池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絲不可勝數又云晉曹巖為青州刺史愍帝建興中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華元樂舉俱為宋大夫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屬炭瘞

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

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

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
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桓魋為宋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既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
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顏路在聽門人厚葬之

漢霍光為太司馬大將軍既薨夫人顯改光時所自
造塋制而侈大之塋墓域也起三山闕築神道北臨昭靈

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也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

良人婢妾守之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令將作為賢起冢塋傍內為便

房側栢題湊外為繖道周垣數里門闕梁愚甚盛及

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及賢自

殺其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紗畫棺作四時之道左蒼

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

原涉祖父自陽翟徙茂陵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

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

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繇是

顯名涉自以前為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後漢崔宴濟北相瑗子也瑗卒李宴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困窮因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曾拒溫為大司馬葬女冢中有金巾箱織金縵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南齊宜都王鑑鎮姑熟

於時人發冢得之

後魏趙修宣武時為光祿勳脩之葬父世百僚白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於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

唐李義府為司列太嘗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改葬其祖父塋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

死於葬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李先進代宗大曆中為簡較州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葬其母于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凡四十四幄窮極奢侈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詠諧

瘦詞

詠諧

夫口諧倡辯微辭鋒出熒熒譎詛開說多端始以滑稽終存規諫假其抵掌每言笑以見意拂其邪心或詆訐而無忤雖行不純德亦時有取焉故太史公曰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蓋謂是也其或謔浪便給詼達
 嫚戲人主以俳優畜之亦君子之耻也詩曰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至乃宴樂衎衎群居終日清譚亶亶一
 坐盡傾仲尼有戲之之言叔向有哿矣之歎茲固無
 損於明君矣若夫務在勝人肆厥利口騁其小辯至
 於數窮斯則陷於佻薄矣

齊淳於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
 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

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篝籠也

汗邪滿車

汗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
 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
 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
 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
 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
 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

嚴客髡奉鞦韆

奉收衣哀也哀衿也鞦臂捍也侍鞦曲也又烏怨同謂小跪也

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

矣若朋友交游以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眙自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若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

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

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

哀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髡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髡常在側

楚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槨楓豫章
 為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廟食
 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
 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
 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
 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賜於是
 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人聞也楚相孫叔敖
 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
 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

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
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日置酒
 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
 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
 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

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
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
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
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窮因子負
薪易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
敖子封之寢丘在固始縣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皆優孟之力也

秦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曰
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

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
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
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
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
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
故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
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爾顧難為廕室於是二
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
而卒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公車

公車今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俸祿薄

未得省見

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

久之朔給騶侏儒

侏儒短人也騶

本廐之御騶也侏儒之為騶者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

官

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

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索盡也下云索

長安米亦同

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

過叩頭請罪居有頃間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

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帝知朔多端召

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

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帝大

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後為嘗侍郎遂得愛

幸久之伏日

三伏之日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晏晚

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

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帝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

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帝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細君朔軒

凡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帝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

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帝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故動作之而嘗問

朔曰先生視朕何如至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

在三王之右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

卿在位咸得其人也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周公召公旦奭二人

也孔子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童太公為將軍太公呂望

也知戰陳征代之畢公高文王之畢公高拾遺於後子也為周太師

遺也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以尉有勇臯陶為大理以其作士

后稷為司農主播種伊尹為少府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

顏使外國以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

為太嘗以有文章故為太嘗也而應邵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嘗北號

也益為右扶風益作舜虞掌山澤之故也諸苑多左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

執金吾亦以有勇也契為鴻臚契與高尚高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契字能逢為宗正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

本本作商蓋後從首爾管仲為馮翊管仲定民之君寄軍令於內政終令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

直令伯夷為京兆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嘗同典祭祀故令為之

管仲為馮翊管仲定民之君寄軍令於內政終令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

作以其功也仲山為光祿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

為太僕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

水衡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為之百里奚為典屬國奚秦人秦近西戎曉

丹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四十七

七

令為之其風俗故 柳下惠為大長秋惠魯太史展禽也食菜

故為太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稱孔 史魚為司直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

無道如矢 遺伯玉為太傅太傅博人主使無過伯玉寡其

孔父為詹事孔父正色而直於朝則莫敢過而致 孫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都守善治邦 王慶忌為期門

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慶忌即王子慶忌也 夏育為鼎官夏育衛人力舉

前舉也羿為苑頭宋萬為武道候 宋萬閔公臣亦有

之漢若今之帝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帝復問朔

方今公孫丞相倪大夫倪寬也 董仲舒夏侯始昌

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

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

溢者言其有餘也 先生自視何與此哉何與猶言 朔對曰臣

觀其函齒牙樹頰頰肉 吐脣吻擢項頤頤頰 結股

脚連睢尻睢齧也 遺蛇其迹行步偶旅遺蛇猶透迤也 皆

臣朔雖不才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澹給也 皆

此類也班固云東方朔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

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容

避害也 首陽為拙伯夷叔齊不食周粟 柱下為工老子

柱下史朝隱故終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身無患是為工也行與時詭而不逢 其滑稽之雄乎

時不逢禍害也詭達也 其滑稽之雄乎

枚臯待詔爲郎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媵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廼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媒東方朔又自詆媒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郭舍人者武帝之幸倡也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壯時號之曰

天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又奉飲搆養歿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擊頭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而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

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諧之者

後漢邊韶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魏州泰爲司馬宣王所辟嘗因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

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蜀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令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何雙字漢偶滑稽譚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栢長

張裔字君嗣領諸葛亮留府長史北詣亮諮事送者

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
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
倦欲死其譁嘲流速皆此類也

楊洪爲蜀郡太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數年爲廣漢太
守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
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爲笑

吳諸葛恪字元遜爲左輔都尉孫權嘗饗蜀使費禕
先逆勅群吏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
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
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

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太子嘗嘲恪曰諸葛元遜可
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
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爾權大笑

晉陸雲字士龍初入雒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
座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嘗譚雲因抗手曰雲聞陸士
龍隱曰目下荀鳴鶴隱字也雲曰旣聞青雲觀白雉
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
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
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簞之颺之糠粃

在前

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
右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伯以授左丘
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
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
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
六物焚以神火下以氣篔蘹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
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
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孝武帝將以晉陵公主配之

未幾帝終袁崧亦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齋
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狍以為珍膳頂
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
齋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

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
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
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
真破冢而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前涼張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
并送盟文於晉大司馬桓溫博恃口才溫甚稱之嘗

大會温使司馬刁葵嘲之葵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懽歎焉

宋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伯子嘲之嘗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南齊庾杲之為尚書駕部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薤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菜嘗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謝超宗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以怨望免官禁錮司徒褚淵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跳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諂稍布朝野

梁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因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黥布王乎獨捨管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尙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慕書

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後魏薛慶之爲廷尉丞廷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貳卿裴延雋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北齊徐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譚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

之誤之當爲乏也卽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時之才以勸文宣禪代大見親密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還譏猶弄臣

隋侯白字君素好學有佞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

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後至守太史丞

楊素字玄感蘇威子夔夔以聰敏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

唐蘇世長初爲隋都水少監及高祖平羅陽授玉山

屯監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

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

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

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卽日擢拜諫議大夫

瘦詞

傳曰言必有中又曰辭達而已蓋賢人君子因事以發蘊則成謀有彰詣理而求伸則弭災無爽故有立侍而隱言可濟事顯而微辭可奪或稱美於述作或規諫於荒宴道無不在言出成機信所謂千里之外應之也若乃智有所不明理有所不至者亦無所措其意焉

申叔展楚大夫也從莊王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司

馬郭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
乎曰無河魚腹疾祭何曰目於眚井而拯之若爲茅
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

五舉楚大夫也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
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
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舉曰願有進隱語曰有鳥在
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
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

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
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國政人大說
申叔儀吳大夫也時越子大敗吳師叔儀乞糧於魯
大夫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
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淳于髡者齊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
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
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
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金馬門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臣嘗受易請射他物連中輒賜帛物時嘗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爾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射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

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益下爲窶數帝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磬磬尻益高舍人患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帝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爾帝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磬磬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栢塗伊優亞狝吡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栢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吡牙者兩犬

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
右大驚

魏楊脩爲太祖丞相主簿常從太祖過曹娥碑下碑
背上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太祖曰卿未可言待
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
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
子也於字爲好壘白受幸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
辭太祖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時太
祖自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
護軍不知進止何依太祖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

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
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太祖於此廻師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齊王嘉平中大發卒將伐吳有
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魼祝魼
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癩
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推其意疑牂羊
謂吳殺殺癩謂魏

前秦趙整仕于苻堅堅分氏戶於諸鎮也整因侍援
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見仇綏尾長翼
短不能飛遠徒種種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

而不納及慕容冲陷長安整言驗矣

梁高爽廣陵人客於御史中丞孫廉廉委以文記爽為屣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瞑醬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也

後魏尹龍虎為咸陽王禧防閑禧謀逆敗走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斂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唐李乾祐高宗時為魏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

而昵於小人既出典外郡為書與所親令史以伺朝廷之事隱其詞曰不六卽九江出河入吾無望矣讀訖付八人令史出書告之褚遂良窮竟其事曰六尚書九卿也江江夏王河河南謂褚也八人火也乾祐素善江夏而怨褚故云然坐是配驩州

許欽明則天時為涼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寇涼州欽明出戰為賊所執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無飽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練兵練將夜掩襲城中無悟其

旨者尋遇害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京察開公

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逃難

語曰賢者避世易曰君子見機蓋天步既艱刑網方密或顯斥於權要或公辦於邪諂私憾方逞大戮將至是以變易姓名毀壞形貌詭道以出間行而去投跡於絕域濯纓於洪波以至隱迹窮山之中潛身複

壁之下屬辭悽愴拊心涕洟生民之窮良可哀也若
乃負過越逸背國奔亡節行無聞逋逃是保紀于著
事罪莫大焉公雖外亦論尸子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
理民未嘗不與佼規鞅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
魏齊爲魏相范雎從須賈使齊既歸以爲雎持魏國
陰事告齊以告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繫雎折脅
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篋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
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篋中謂守者曰公
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篋中死人魏齊

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范雎更姓名張祿范雎旣相
秦須賈使秦雎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
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
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
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
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
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

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殺齊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敢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候龐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

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高漸離燕人也初荆軻與漸離飲於燕市酒酣往往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後軻刺秦王不中漸

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依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漢陳平封曲逆侯初項羽畧地至河上平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

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間行歸漢

後漢申屠剛仕郡功曹平帝時對策言王莽隔絕平帝外家馮衛二族爲非莽令元后下詔罷剛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郅惲汝南西平人也明天文曆數王莽篡位惲知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上書言之莽大怒繫詔獄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後爲長沙太守馬援兄員爲王莽增山連率莽敗與援俱去郡避地涼州光武卽位員始詣雒陽

王隆馮翊人王莽篡位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
竇融左護軍

許楊爲酒泉都尉王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
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劉昆陳留東昏人教授弟子嘗五百餘人王莽以昆
多聚徒衆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旣而
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
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
班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
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彪旣疾囂言著王命論

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
欲以感寤隗囂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後舉茂材
至徐令

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篡乃變名姓
抱經書隱避林藪

承宮瑯琊姑幕人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
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至侍中祭酒

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羗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後至大鴻臚
杜根爲郎鄧太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執根等令於殿下撲殺之載出城外根得蘇因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

劉矩沛人爲尚書令性亮直失大將軍梁冀意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正補從事中郎

荀爽桓帝時爲郎中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

夏馥陳留圉人也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官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悴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苟全以庇性命

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汝南人少厲清節爲鄉里所服太守宗資署爲功曹委任政事坐誣鉤黨繫黃門北寺獄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者車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王允爲豫州刺史發中常侍張讓姦狀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檻車徵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

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王烈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

范冉陳留外黃人桓帝時以冉爲菜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之子也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

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遇赦還鄉里後爲京兆尹盧植涿郡人爲尚書會董卓議欲廢立植抗議不同卓怒免植官因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

趙歧爲皮氏長棄官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書侍唐衡兄玳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玳進不繇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玳深毒恨桓帝延熹元年玳爲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玳果收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嘗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

節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尸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鄭玄被公卿舉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袁忠為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韓嵩初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

許都汝南人初為郡功曹避地投揚州刺史劉繇於

曲阿及孫策平吳邵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李敏遼東人為河內太守罷歸時遼東太守公孫度有逆謀敏居郡中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

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魏崔琰年二十九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

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賊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交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後至侍中

管寧與邴原相友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

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
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
絕命不宣

國淵字子尼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孔融在郡以原爲計佐
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入鬱洲山中郡
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
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父

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妾不恤緯家之將亡
縑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爲已任
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自居莫我肯顧謂之
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後原歸
鄉里止於三山孔融遺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
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
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碁奕爭梟原
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
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

白鶴非鷓鴣之網所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色危難後至五官長史

鄭袤父泰爲董卓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董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詰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楊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其弟渾乃將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

司馬朗河內溫人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知卓必亡

恐見留朗散財物以賄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攘相接雒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有營丘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後至兖州刺史

表微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陳群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父紀避難徐州韓暨舉
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難魯陽山中
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
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

楊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
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
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
皆傾財贖之後至南陽太守

劉廙兄望之爲劉表所害廙懼奔揚州道路爲戕謝

表曰考躬過蒙分遇恭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
孤德隕命精神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
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
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
潤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
慈旣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
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鐘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
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後至侍中
王凌字彥雲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

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于長後至太尉

蜀謝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

孟光字孝裕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後至大司農

來敏字敬達漢末大亂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嘗為璋賓客後至光祿大夫

許靖漢末補御史中丞董卓秉政與吏部尚書周處

其進退天下士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後卓斬慈靖懼誅奔孔伷伷卒依楊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瞻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靖在交州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懸心北風欲行靡繇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領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

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
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
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
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
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
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
縣夷越蠻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
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
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北郡計爲
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艱苦之甚豈可具陳

哉後至司徒

吳劉繇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後至揚

州刺史

薛綜字敬文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後至太

子少傅

徵崇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
步騰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
善俱以種瓜自給後至丞相

魯肅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
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浦遺種之

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去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孫策馬從至橫江將軍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後至大司馬陸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

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後至丞相

趙達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醬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則專自當

登時出其母岱將見真語友人張允沈婚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

晉庾袞明穆皇后伯父也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及齊王冏歸於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早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暨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諫曰此有太頭山九州之絕

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太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

顧榮爲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維不復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嘗侍以世亂不應遂遷吳又徵拜侍中行至於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紀瞻與顧榮俱徵爲尚書郎至滁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得還揚州

裴楷爲侍中坐楊駿姻親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士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去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故得免難

衛玠爲太子洗馬兄璩爲散騎侍郎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論涉至爲門戶大計母泣涕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免之乃扶輿且轉至江夏

郗鑒以世亂歸鄉里於時所在飢荒時中州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嘗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與子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後至太尉

鄧攸初陷石勒後逃勒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較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後至尚書僕射謝鯤爲東海王越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疾去職避地于豫章後至豫章太守

袁環字山甫永嘉末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

高瞻渤海蓆人爲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嘗乃依崔毖如遼東徐邈東莞姑幕人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弟子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後至驍騎將軍

褚翼爲冠軍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翼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翼招合同志將圖

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州庾敬卽翼之舅也亦憂世
亂以家付翼翼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
疾不就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
書爲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
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
并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年
已五十矣
毛德祖父祖並没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攜母南渡
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

平太守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郡人父尙潁川太守尙在郡遇
賊被害盛年十歲逃難渡江及長博學善屬文後至
秘書監給事中

宋謝方明隨伯父邈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方明逃
遁獲免頃之孫恩重侵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
甚急方明於上虞以母妹奔東陽繇黃蘗嶠出鄞陽
附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
操在約無改

沈懷文爲治書侍御史元兕劾弒立以爲中書侍郎

側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後至征虜長史

廣陵守

劉之遴南陽人爲度支尚書太常卿時侯景以蕭正

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乃剃

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

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法服

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

庾肩吾爲太子中庶子太清中侯景陷京都簡文以

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景景矯詔

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

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

蕭子雲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太清二

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二年三月官城失守東奔

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

江總爲太子中舍人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

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憇於

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總第九舅蕭勃先據

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爲明威

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千斛給總行裝會江陵
陷遂不行總自此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
郎徵還朝

陳蕭引為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元帝為荆
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
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
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爾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
餘人奔嶺表

張止見為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正俗山時焦
僧徒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

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

總錄部 一百九十九

逃難 亡命

逃難第二

西法來荆風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丹府元龜

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
伯達子休傑內還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
休傑孝文時以歸國勲爲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
府諮議叅軍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
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
相永爲慕容垂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後至安南
將軍

李奕與兄敷同死奕別生弟罔字道度少爲中散逃
避得免孝文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

刁整靈太后時爲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整以母老河
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爲西兖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
賀拔勝字破胡從其父度拔家於武川孝明正光末
氐野人破落汗拔鄰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
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拔尋爲所害孝昌中追贈
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嘗
州刺史廣陽王淵後至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
斛斯椿字法壽父敦孝明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
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
鎧曹參軍

幸雄為尚書左丞初蕭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眾
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孝明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
關西賞勲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雒及河陰之
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
崔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孝莊永安初除建
節將軍豫章蕭贊啓為諮議參軍舉人失實為高道
穆奏免其官太昌初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
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
李神雋莊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尋屬爾朱榮入

雋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

崔孝暉為寧朔將軍爾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
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嘗侍

楊侃為侍中衛將軍莊帝將圖爾朱榮也侃與其內
弟李暉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爾朱榮之
入雒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

裴彥先為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
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雒愉平勅還
郡

高恭之字道穆為征西蕭寶寅行臺郎中屬兄謙之

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
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
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
時難莊帝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
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魏
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氏羗中撫育年十二
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
長安始就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
避地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
來則納之後至侍中太師

北齊段榮五原人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遁平城屬
杜雒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提共奔爾朱榮
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蔡雋幼爲杜雒周所虜高祖亦在雒周軍中高祖謀
誅雒周雋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爾朱
榮榮入雒爲平遠將軍帳內別將
步太汗薩狄那人魏孝明正光末六鎭反亂薩乃將
家避難南下奔爾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雒以軍功
除揚武將軍帳內統軍

邢劭字子才爲中書侍郎及爾朱榮入雒京師擾亂

劭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魏前廢帝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

封子繪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西魏武帝未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爲歧州刺史以宣言忤旨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日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日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

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後周樊深初仕後魏爲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遂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門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魏將軍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隋源雄仕魏秘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隴西王纂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而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

河間王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舅族及武元皇帝
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
因假外家為郭氏
爾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
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於
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衛見童兒群戲者
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
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繇是免遂
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
氏愍之藏於襖壁三年購之逾恐迹且至長孫氏曰

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
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
下泫然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
間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
郎中封靈壽縣伯

唐皇甫無逸太業末留守雒陽王世充作難無逸斬
關而走追騎且至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贈
卿無為相逼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爭奪繇是得免
王珪字叔玠樂陵太守顓之子隋開皇末為奉禮郎
及顓坐漢王反事珪當籍沒而亡命於南山積十餘

歲後至侍中

上官儀本陝州陝縣人也父弘隋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大業末弘為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年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後至中書令裴胃為太僕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秘書正字馬燧沉勇多智謀安祿山反燧俾謂賈循曰安祿山負恩何不建不代之功事泄祿山遣人以弓絃縊殺循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後至司徒侍中

李泌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操尚不羈壯隨嘗格仕進嘗獻書論當世務為執政者不便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後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實為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判官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諸京師

權臯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縣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其老母天寶十五載祿山使臯獻戎係自京廻

冊
福昌尉仲謨臯從父妹婚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
詐以疾亟召謨謨至臯示已暗瞪謨而顯謨乃勉哀
而哭手自哈襲既逸臯乃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
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惡慟哭傷行路祿山不
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
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繇
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
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懼見迫又
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
柳晟駙馬都尉譚之子試太常卿德宗建中末鑿輅

西幸民願受密詔說其僞將德宗壯而許焉事泄逆
黨械繫於獄鑿垣宵遁遂爲僧間道達行在所
甄濟肅宗實應中爲刑部員外郎因蕃寇逃難客於
襄州大曆中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奏授著作佐郎兼
侍御史克莫徕副使

後唐張格故丞相濬之子也濬爲梁太祖害於長水
格竄於山谷易姓名入蜀王建僭號以爲相國蜀平
至雒陽除太子賓客

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
部內丁夫爲軍伍而黥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

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
盧程唐昭宗天復末進士及第辟召鹽鐵出使巡官尋遇朱梁弑逆衣冠多罹其毒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數年或衣儒衣或服道服出入公侯之門深爲涿州牧衛唐令所厚卜居久之

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雒時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繇土黨歸於晉陽太祖以爲節度副使

李愚唐光化中隨計之長安於蒲華之間昭宗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雒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徃依焉子弟採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後至左僕射
劉昫涿州人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隱居上谷大寧山會定州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昫自本郡至都薦於其父累署爲觀察推官及都代位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拒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後至司空平章事

漢史肇之誅弟福此時在滎陽別墅聞禍匿於民間周太祖卽位累遷開府使

周王殷瀛州人唐末劉仁恭父子亂滄薊殷父咸珪避地而南投天雄軍爲卒伍

商書曰自作孽不可逭老氏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然而倒行逆施處陰休影天有所幸命或可逃非欲

絕跡以遠人蓋乃馮生而避法越自叔世遷訛淫刑以逞末俗偷巧任氣相高故有疾走避仇幽藏復怨

被讒變易名氏者若乃自底不類連逮餘黨穿窬亟遁脫身長往或欲智免其如命何雖追捕之令

具存於方木而赦宥之澤亦被乎率土繇是移鄉以防其不絕滌瑕以許其自新斯乃天地兼容荆棘蒙

潤者矣漢張良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

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狙謂密伺人音于豫切誤中副車副謂後乘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索搜也索音山客切求賊甚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張耳陳餘俱大梁人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事漢為淮南王少時客相之當

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布以論輸驪山

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

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

中為群盜

張蒼陽武人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

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

水名也在朔方亡

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

妻為巫蠱族

田甲為梁蒙獄吏辱韓安國安國起徒中為梁內史

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張敞為京兆尹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宜處位奏寢

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竟事敞驗治舜故致其死事棄市行冤獄使者奏

敞賊殺不辜宣帝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

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即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亡命

王林卿長陵人為侍中免殺人埋冢舍又使人剝寺

門鼓長陵令何並自從吏兵追之林卿急令奴自代
乘車從童騎身變服間徑馳去並追殺其奴林卿因
亡命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
客犯法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
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彭寵為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雒陽聞同產
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持

吏 抵歸也

吳漢為大司馬廣平侯漢微時家貧給事縣為亭長

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馭馬
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

王嘗字願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

夏 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光武時位至橫野將軍

馬援初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
縱之遂亡命北地

崔瑗涿郡安平人也兄璋為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
亡命會赦歸家為濟北相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廉
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衍說丹屯據大郡待從橫

之變與社稷之利丹不能從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
乃亡命河東
何顥少遊學雒陽顯名太學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
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
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
結爲奔走之友後辟司空府
岑暉爲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爲中賊曹吏宛有
富賈張況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
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橫
暉與牧勸瑨收捕況等旣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

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嘗侍候覽
使況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與牧
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
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於江夏山中
張儉山陽高平人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鄉人朱
並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
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
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

何自專仁義篤曰雖好義明廷明廷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事解乃還鄉里

翟酺廣漢雒人也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任郡徵拜議郎

蔡邕為郎中後徙五原會赦還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酺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嘗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詎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

二年在吳

魏婁圭少有猛志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圭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

免後詣太祖以為大將

晉孫惠為成都王穎大將軍參軍惠擅殺穎牙門將

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周撫元帝時為王敦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

嶽撫怒曰我與伯山鄧嶽字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

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嶽廻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

鄧嶽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

南齊譙世榮爲巴東王子嚮防閣子嚮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王中兵參軍

梁伏挺爲南臺治書因事納賄常彼推劾挺懼罪遂

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會邵陵

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

俗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齊東昏永元中崔慧景入圍官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者至遠踰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從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同舉義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

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授輔國將軍隨軍東下

張虎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爲盜頗有部

曲守其表新其事事類八十其宣光王王恭後魏刁雍父暢仕晉右衛將軍初暢兄達以參高祖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維陽後至長安

房崇吉初爲宋明太原太守城外城孝文遣慕容白曜討降之以崇吉爲歸安縣令後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隨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延住積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會崇吉江東尋病死

崔敬友東河清劊人車騎大將軍光之弟也敬友爲太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按之乃與守者俱逃廣陵侯衍子融貌甚短陋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爲直門將軍及爾朱榮入維融逃人間

徐紇爲黃門侍郎總攝中書門下事紇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雒旣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驂駟御馬十疋東走兖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伯弟季產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衆反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

北齊孫搦爲國子祭酒時崔祖螭反搦預焉逃於王

元景家遇赦乃出

隋李密初爲楊玄感謀主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隣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蕞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者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醺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

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上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淚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從子懷義

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虞綽煬帝時爲著作佐郎與楊玄感爲布衣之友後玄感敗帝怒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遽之急於是潛渡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讖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

劉斌南陽人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署中書侍郎與劉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斛斯政爲兵部侍郎征遼時當塗任事以猜嫌懼罪

內不自安亡奔高麗

唐劉黑闥隋末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群盜

張亮初為李密將隸於李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乃擬亮上柱國鄭州刺史時鄭州陷於王充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中

劉玄佐滑州康城人本名洽少倜儻不事生業嘗為縣小吏主巡行賊盜坐事為令杖之僅不死乃亡命從軍

田亶為門下省主事宰相李逢吉受袁王府長史

武昭錢五萬又擇細婢令昭賣與逢吉及武昭事發詔下捕逐遂亡命藏於逢吉宅中至逢吉出鎮襄陽乃補充隨軍其後任官已停遂遣人偽稱正身赴選於門下省過官授房州司馬及事發御史臺三移牒襄州追捕亶逢吉稱亶已請假入京及累路尋勣亶又不曾赴關御史臺奏其事逢吉坐罰一季俸料田亶切加捕捉焉

梁揚師厚潁州人初為李罕之小較太祖平定罕之預其功遂受澤州刺史當罕之至晉陽謁見太祖太祖祖以嘗有軍功遇之甚厚罕之有驍卒百餘人太祖

素知意欲留之罕之識其旨乃列籍以獻時師厚在其籍中後得罪懼奔于梁

後唐張全義爲縣嗇夫嘗爲令所辱唐末黃巢起宛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充水運使

康延孝本北邊部族徙居晉陽初以卒隸太原軍性獷悍不馴屢犯禁網得罪亡命于汴事梁自隊長軍吏勞積至部較

晉熊皦以少帝開運三年謫授商州上津縣令赴任至白馬寺止宿遇夜暗逃皦聞中人爲詩甚工以進

士擢第嘗爲延州劉景巖從事景巖入移內地皦有力焉後景巖承詔休致心甚不樂前使皦送金帶遺宰臣馮玉玉不受皦時爲左補闕雖云歸帶與景巖之來使而不甚明景巖以失意怨皦因誣其隱帶以達玉玉奏之故有是謫皦懼後命遂竄

周馮暉爲靈武節度使始爲效節軍士拳勇無賴行伍憚之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博以銀槍效節爲親事屢戰立功而犒給稍薄兩軍對壘河上暉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致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

孫晟密州人後唐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晟為幕賓
贊成其事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
亡命於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淮外吳人方納叛亡
即署以官次
白進福前為興順指揮使太祖廣順二年四月進福
以族逃亡遣供奉官翟守素等十人分捕不獲陳州
上言界溝鎮申有人馬九騎詰問不得入潁州界即
白進福也進福曾於汜淮巡簡因事得替在京將謀
竄迹乃於嘗所親狎之家借鞍馬銀器偽言與家人
追遊其日晚妻女皆服男子衣遁去

卷之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

答徵

洪範咎徵敘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於
邦國亦將儆於人臣自昔不忠其君無德而祿貌言
視聽有斁於髮倫偽采淫泰卒陷乎非道者曷嘗不
妖興於未兆怪見於所居蓋天意之弗繩俾神物之

申儆故有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失其嘗理
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覩機若瞋不能知變以至於
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讖亡天象示化車服牆
屋無故而隳落衣服器皿忽焉而變故至有賢臣良
士行道之人而不能免者其命也夫

漢表盜景帝時爲太嘗病免居家初梁孝王欲求爲
漢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使人刺
盜刺者至關中間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盜曰臣受
王命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
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培生所問占音梓秦時賢士善術

也若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武景帝時入朝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
有獸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是當

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
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搗地爲宮搗音人上徵榮榮行祖

於江陵北門祖者送行之際因享飲也昔桓帝之子

人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

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
簿皆音薄戶切 王恐自殺
訊問也音信

屬宮中屬猶至也音之飲井水竭廁中豕群出壞太官竈廁養

豕豕也困音胡困切鳥鵲鬪死鼠舞殿端門端門三門也中殿上戶

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

流星下墜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

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鴻門葭音家台音怡王客李廣等知星為王言當

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

會蓋王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繇是發覺伏誅

昌邑王賀昭帝時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

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

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

改寤後卒失國東晉大將軍王恭

霍禹宣帝時嗣其父大將軍光博陸侯為大司馬光

兄孫雲為中郎將雲弟山為奉車都尉初光夫人顯

毒殺許后帝始聞之而未察及雲山禹有邪謀長安

男子張章告之詔雲山不宜宿衛山禹等甚恐顯夢

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

知捕兒不知兒見捕也亟下捕之且疾下捕之亟音居力切第中鼠暴

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鴉惡聲之鳥也古者

室者高大則通呼為殿爾非止天子宫中

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

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

犬怪之禹夢車騎聲止謹來捕禹舉家憂愁會謀逆

事發雲山自殺禹要斬顯棄帝

董賢哀帝時為大司馬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

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

妻自殺家徒合浦

翟義字文仲為東都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將誅莽

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

言義未發兵之前

夜聞

火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蒲堂有狗從外入

齧其中庭群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

此必

狗走

出門永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

素傲儻

傲音之歷切

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

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

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

以避害母

不肯去後數月義舉兵誅其家遂族

王康仕王莽為太師時盜賊起遣康與更始將軍廉

丹東

東謂東出也

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

為泣軍果為光武所敗

後漢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

官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彭寵光武建武初為漁陽太守其妻數惡夢又多見

怪變一說夢羸祖冠幘踰城徒推之又寵堂上卜筮

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其弟子后蘭邯質

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獨在便

室蒼頭子密等斬寵及妻頭詣闕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中討公孫述至武陽所營

地各彭亡彭聞而惡之欲徒會暮蜀刺客詐為亡奴

降夜刺殺彭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為治中從事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崩南安縣縣人死我乃當之自是嘗會聚

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魏李勝為河南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小草屋也令人更

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

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

楚王彪本封白馬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

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

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兖州刺史令狐遇以彪有智

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遇被誅彪

賜死

張璠鉅鹿人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璠門

陰珩告門人曰夫戴鵞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
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公孫淵爲遼東太守司馬宣王以太尉出征圍其城
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
于梁水城中震摺無幾何淵攻南圍突出宣王縱兵
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初淵家數有怪犬
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
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尋誅滅
蜀諸葛亮爲丞相大將軍屯于五丈原有長星墜亮
之壘是年亮卒